



怪谈

神坐山物语

「目」浅田次郎／著

张琰／译

讲述日本神域深处
流传的古老怪谈

走进神山深处，那里有神明存在
凄美诡异，余音绕梁

日本直木文学奖

吉川英治文学奖得主

日本当代文学大师

浅田次郎

新作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怪谈: 神坐山物语 / (日) 浅田次郎著; 张琰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201-13600-4

I. ①怪… II. ①浅…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172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18-195

KAMIIMASU YAMA NO MONOGATARI

© Jiro Asada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4 by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through YOUBOOK AGENCY.

怪谈 神坐山物语

GUAITAN SHENZUOSHANWUYU

出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黄 沛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赵 艺

装帧设计 新艺书文化

制版印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8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者序

1

日本，国名意为“日出之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北部，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及 7200 多个小岛屿组成，因此也被称为“千岛之国”。同时，日本也是一个多山脉少平原的国家，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的 71%，成脊状分布于日本的中央，而且大多数山为火山。因此，日本的国土森林覆盖率高达 67%。

在日本众多的山脉之中，富士山是重要的国家象征，在全球范围内都享有盛誉。它是日本的最高峰，海拔 3776 米，被日本人尊称为“圣岳”，是日本最著名的旅游景点。

除富士山之外，还有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座山脉，御岳山就是其中之一。与大名鼎鼎的富士山相比，御岳山的名气显然小了不少。它地处日本中部本州，位于多摩川上游，属于秩父多摩国立公园，海拔 3063 米，是一座复合型的火山。

“说起来，这座山跟木曾的那座御岳山毫无关系。此山位于东京都西部的奥多摩地区，这里有一个从太古时期就镇守于此的神社。”浅田次郎在书中如是道。

御岳山的海拔高度以及受欢迎程度，在日本仅次于富士山，自古以来，它便被人们奉为“神域”，是神明们居住的圣地。在这里，繁衍着一百多种野鸟，生长着一千多种植物，野生动物的踪影随处可见。高大的山脉，密布的树林，陡峭的悬崖，涓涓的溪流，巨型的岩石，古老神秘的武藏御岳神社，年复一年在山里举行的各种大型祭祀活动……鬼斧神工的大自然杰作以及人文环境的浸染，在众多因素的齐力影响之下，每年，御岳山都会吸引大批朝拜者和游览者上山。

2

自古以来，人们便相信万物皆有灵。日本信奉的神道教中，八百万神明居于神界，世间万物皆由其掌管。而神社则是供奉与祭祀各路神明的地方，也是神明居住之地。它是日本宗教建筑中

的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类型，是日本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日本人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每年都要前往神社朝拜，向神明许愿、求签，希望在神明的庇佑下，全家和睦，身体健康，净化心灵，达成心愿。

御岳山，自古便是人们信仰中的灵山，它是神明们居住的地方。在海拔 929 米的山顶附近，历史悠久的武藏御岳神社便坐落其中，环绕其四周的，便是至今依然保留着茅草屋顶的僧房。还有提供给前来参拜的神官或者信徒们住宿的斋馆。这座神社历史悠久，是日本屈指可数的国家级古老神社之一。根据社谱，第十二代景行天皇统治时期，日本武尊东征的时候曾把武器藏于此山，所以起了“武藏国”这个国名。这也是神社的由来。也就是说，这间神社从神话时代就已经存在。在神社的宝物殿内，收藏着堪称“国宝”级的红线威大铠等珍贵文物。

每年，武藏御岳神社都要举办各种祭典。日出祭，则是武藏御岳神社所举办的祭典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祭典。相传在很久以前，神社为了迎接进入山中灵场修行的修行者，会在每年的 2 月 8 日日出之时举办祭典，所以被称之为“日出祭”。后来由于地震的缘故，改为每年的 5 月举行。每年的这几天里，御岳山的游客和参拜者都络绎不绝。

在正式祭典的前一天，神社还会在日落之时举行“宵宫祭”，神官们正装出席，伴随着古典雅乐和昏暗的灯光，整个祭典显得庄严肃穆，奇幻而又神秘。此外，御岳山还是日本稀有的莲花升

麻生长之地。这是一种浅紫色的鲜花，娇艳奇异，很受欢迎。因此，每年神社还会举办“莲花升麻祭”。在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僧房里，感受山中万物的奇妙变换，欣赏平原之处看不到的关东夜景，御岳山就是如此充满着令人心灵祥和的魅力之地。

3

浅田次郎，原名岩田康次郎，生于东京，日本当代最有天分的小说家之一。

作为神官的后裔，浅田次郎的老家，便在这座神秘美丽的神山之中。

“山，也就是母亲的老家。母亲的老家在海拔一千米的山顶，用‘山’来称呼老家，是我们一家人多年以来的习惯。母亲的娘家人世代代都在山里当神官，同时家里也经营着宿坊。这里虽说处于东京都内，但是却是常人完全无法想象的世外仙境。听说，母亲的先祖在德川家入封关东前一直在熊野修行，奉命来到御岳山后，便一直担任神社的神官。到舅舅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九代了。”

幼时，浅田次郎跟随母亲一同前往御岳山的外婆家中，听说了很多关于大山深处稀奇古怪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有从姨母那里听来的流传于神社之间的古老怪谈，还有一些在飞速发展中的

文明都市中渐渐失传的志怪故事。它们真实又刺激，恐怖而神秘，给年幼的浅田次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高中毕业后，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自杀身亡，受这一事件的影响，浅田次郎加入自卫队。期满退役后，他换了多种不同的工作，历尽艰辛。坎坷丰富的生活经历，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灵感来源，也赋予了他的作品细腻丰厚的情感。四十岁时，浅田次郎初次发表《被拿到还得了》，崭露锋芒。1995年，他创作的《搭地铁》一文，又获得“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1997年，《铁道员》一文刚发表便引起强烈反响，浅田次郎更是因此获得了日本文学大奖“直木赏”，从此他登上了文学创作的高峰。随后，《铁道员》被拍成电影，他的名字被更多人所熟记，也因此奠定了他在日本文坛中的地位。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的孤独感越发强烈。这种孤独感并不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而是因为我自己的这种能力的存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能力不断加强，我也越发不能以常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所以，直到现在我都不相信那些以这种能力赚钱吃饭的人。不管是后天获得的也好，先天拥有的也罢，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本身对这种能力都是非常恐惧的，于我而言更是如此。”

在他的笔下，人们总能通过外在的表象直抵灵魂，叩问人性——

“应该有的东西你没有，这是一种不幸。那么，拥有不该有的东西，那简直就是要命了。”

“死亡一点都不可怕，人们之所以会感到恐惧，是因为面对

未知的事物，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只是这样而已。其实，真正要面对的只有少少的痛苦，以及与所爱的人暂时分别的心伤，如搬家一样。”

他的文字看似平淡温和，实际上饱含情绪，如细水长流，缓缓将情绪注入每一个文字之中，让人读完以后灵魂深处产生强烈共鸣——

“生命不仅仅是父母给予的礼物，更是连接古时与今朝的纽带，从而才形成了我们这副肉身。”

在他的笔下，不论主人公是生活于市井之中的平凡小人，还是身居要职、只手遮天的权贵，都能在浅田次郎细致深入的描写之下，赋予灵魂，刻画得入木三分。

同时，浅田次郎还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兴趣，司马迁是他最崇拜的中国作家之一。“中国历史上典籍浩繁，丰富多彩，对于日本小说家来说，有巨大吸引力。我要用我的文字来描写中日近五百年来的历史，这是我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或许，这才是“直木文学奖”获奖作家真正的魅力所在吧。

目 录



- 第一章 归天的舅舅 /001
- 第二章 军队宿舍 /035
- 第三章 天狗的新娘 /067
- 第四章 圣人 /097
- 第五章 陌生少年 /135
- 第六章 宵宫的客人 /163
- 第七章 天井里的春子 /195

第一章

归天的舅舅

1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舅舅去世了。

舅舅是母亲的长兄。母亲和父亲分开以后，独自辛苦抚养两个孩子，舅舅是她唯一的依靠。

舅舅是奥多摩山中一间神社的神官。这也就是说，我的身体里有一半流淌着世代相承的、那一腔侍奉着神灵的血液。

在下町（日本贫民区）那间简陋的小屋里，收到舅舅去世的电报之前，我已经知晓了这个噩耗。

那是在一个寒冬的清晨，残月将落，天际微白。正在睡梦中的我被一阵呼唤惊得猛然坐起，我侧耳细听，发现那人居然喊的是我的名字。

我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

此时的房间里再无别人，我匆匆下床，推开门走了出去。我

家住在一栋寒酸公寓楼里，那栋楼相当古老，每层楼都有一条长长的过道，过道边上，是一格一格的小单间。刚才那一阵如耳语般的声音，正是从回廊下面中部那段楼梯处传来的。

这么一大早，舅舅怎么会过来？我狐疑着。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以后，舅舅便投身军营，长期担任陆军军官一职。复员后，他又重新当起了神官。在部队历经长期的呐喊训练和祭祀祝词的熏陶，舅舅早已拥有了一副洪亮的嗓门，每每说话吐字一音一顿，中气十足。

我从栏杆的缝隙中探出头来，向楼下看去。公寓内的台阶和小学里的一样，比较宽，还有一个休息平台。

“嘘，大家还在睡觉呢。”我望着漆黑的楼梯说。

然而，舅舅的声音并没有减弱，他在黑暗的深处又一次大声地呼喊着我的名字。

楼梯上只有如萤火般的常夜灯，光线昏暗，我看不清想看清的地方。

然而黑暗中的舅舅似乎看到了我，一步步地朝我走来，漆黑如油墨般的地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我隐约感觉到事有蹊跷。

舅舅仍然是一副神官的打扮，穿戴着主祭神官的衣冠，但是身上的衣服却是灰色——这种颜色，是神官在主持或者操办丧事的时候才会穿在身上的禁忌之色。此外，他的双手中恭敬地捧着既不是玉珠串也不是币帛，而是一个用白布盖着的盒子。

伴随着浅浅的脚步声，舅舅一步一步地走了上来，然后在休息平台处停住，抬头向我微微一笑。

舅舅五十出头，正值壮年，身体也一直十分健康。虽然很意外，但是如今我清楚地意识到，舅舅已经死了。他是因为舍不得年幼的妹妹，魂魄特意前来告别的吧？

“去见一下母亲吧。”我恳求道。

舅舅就这么望着楼梯上的我，轻轻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好不容易来了。”

舅舅只是微笑着沉默。接着，他又捧起了白色的盒子，迈着缓缓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走下了楼梯，灰色的外衣被弄得沙沙作响。

我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舅舅的魂魄来了这里却不去见母亲，而是挑中我这么一个外甥进行告别。

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数年以后我才知晓。虽然不是经常性的，但有时我会看见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听到一些本不应该听到的声音。尤其在与人的生死相关的事情上，这个能力更加敏锐。

所以，回想起来，舅舅那天早上虽然是来告别的，但是母亲和哥哥看不到他，所以他只能叫出我这个能看见的人，进行一场无言的相见。

舅舅为人严谨而不多言，品性高洁。

我确信自己当时不是在做梦，也不是幻觉，所以十分肯定舅

舅已经去世了。舅舅走后，我回了房间，把自己深深地埋在被子里，但是却再也睡不着。

一夜未眠的我终于迎来了第二天的清晨。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早饭的时候，我一言不发、闷闷不乐，母亲和哥哥都十分纳闷，担心我是不是身体有恙。

不一会儿，电报来了。

母亲的脸色立刻变了。

“山里的大哥病了，我得过去一趟。”

山，也就是母亲的老家。母亲的老家在海拔一千米的山顶，用“山”来称呼老家，是我们一家人多年以来的习惯。

母亲握着电报向公用电话跑去。那个年代电话尚未全面普及，所以家里无法拨打长途电话，母亲应该是往离家最近的电话亭奔去吧。

“救护车开到索道下面，把你们的舅舅接去青梅的医院了。放心，一定没事的。你们都去学校吧，妈妈去看舅舅。”

母亲回来的时候虽然嘴上这么说着，但我却并不相信，因为舅舅在今天早上分明就已经和我告别过了。

我想，母亲之所以这么说，要不就是因为老家的人在自欺欺人，要不就是怕我们担心所以说了谎。

舅舅已经去世了。或者说，就算舅舅依然一息尚存，灵魂也已经脱离本体，游离在外了。

今天早晨发生的那件事，我再三犹豫要不要告诉母亲，但是

每次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太好了，舅舅的性命没有大碍了。”已经上中学的哥哥说道。哥哥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但他却没有我这种能力。

到了学校以后，我一直闷闷不乐，早操和上课的时候都心不在焉，感觉空荡荡的。我既因为舅舅的死而感到悲痛，又总是觉得传达室会有电话打过来通知我什么事情，这让我觉得特别不安。

焦虑不安了很久之后，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下午，讣告传来了。母亲打电话到学校，为我请了丧假。

按照母亲的转述，舅舅的遗体明天会在青梅的镇上火化，接着把骨灰带回山上。后天灵前守夜，大后天举行葬礼。

“身体不舒服吗？”班主任问我。他一定是看到我从早上开始便郁郁寡欢。

虽然说不上为什么，但是我心里明白，让我焦躁不安的并不是舅舅的身体，而是等待噩耗的传来。

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离婚都很少见，更别说像我母亲这样，一人独自抚养子女长大。因此在学校里，我属于特殊家庭里的孩子，班主任总是特别照顾我，对我格外关心。

虽然班主任说有什么事都可以跟他商量，但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若是跟他说我一大早看见了舅舅的魂魄，如此灵异的事情想必他也不会相信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孤独感越发强烈。这种孤独感并不是因为家庭，而是因为我自己的这种能力的存在。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种能力不断加强，我也越发不能以常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所以，直到现在我都不相信那些以这种能力赚钱吃饭的人。不管是后天获得的也好，先天拥有的也罢，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本身对这种能力都是非常恐惧的，于我而言更是如此。

应该有的东西你没有，这是一种不幸。那么，拥有不该有的东西，那简直就是要命了。

2

自古以来便具有“灵山”之称的武藏御岳山，有多少人知道呢？

从字面上来看，很多人会把它念作“ONTAKE”。在冲绳已经成为旅游胜地的今天，也许还有人将它读作“UTAKI”。

事实上，“御岳”是对灵山的尊称。但是，或许是为了不和木曾的“御岳(OTAKE)”混淆，人们特地把它的读音读作“MITAKE”，又加上了一个“山”字进行区别，并冠上国号“武藏”，方便其他人更明确地将二者区分开来。

说起来，这座山跟木曾的那座御岳山毫无关系。此山位于东京都西部的奥多摩地区，这里有一个从太古时期就镇守于此的神社。母亲的娘家人世代都在山里当神官，同时家里也经营着宿坊。这里虽说处于东京都内，但是却是常人完全无法